

中国

植

养植文化

中国养植文化

◆ 邓云乡 著

中国生活文化丛书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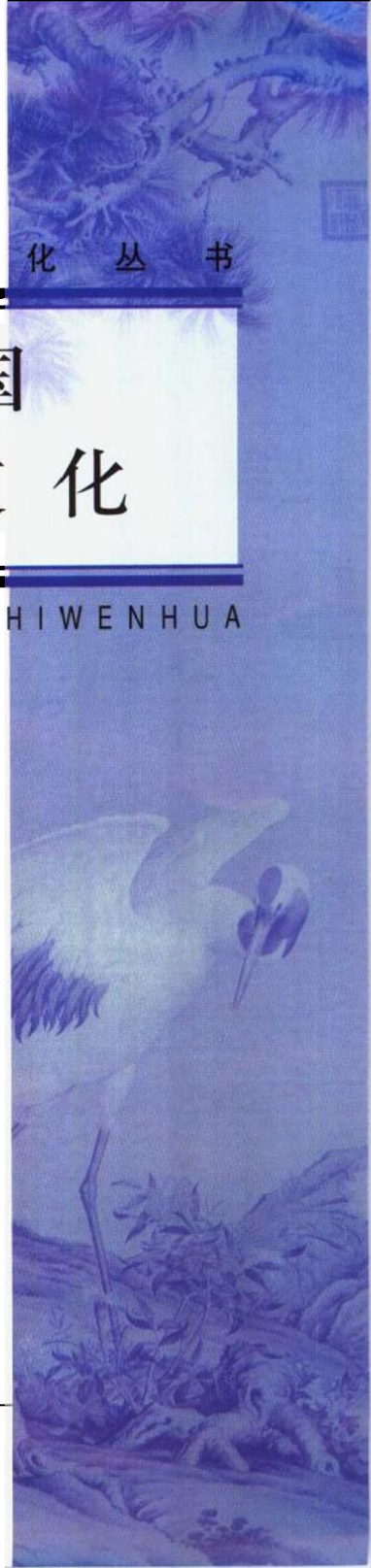
中 国 生 活 文 化 丛 书

中 国 养 植 文 化

Z H O N G G U O Y A N G Z H I W E N H U A

邓云乡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养植文化: 图文本 / 邓云乡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1.6 (2001.11 重印)
(生活文化丛书)
ISBN 7-5325-2772-7

I. 中... II. 邓... III. 养植 - 文化 - 专题研究 - 中国
IV. S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4981 号

中国养植文化

中国生活文化丛书

邓云乡 著

责任编辑 李祚唐

整体装帧 严克勤

美术设计



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电话: 64370011)

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 × 1194 1/32

印张 6.6875

字数 120,000

印数 8,001-13,100

版次 2001年6月第一版

2001年11月第二次印刷

书号 ISBN-7-5325-2772-7 / G · 185

定价: 18.40 元

说起“草木虫鱼”，首先就想起了《骆驼草》，前不久买了一本影印的《骆驼草》合订本。这已是整整六十年前的刊物了，好在是影印本，还如看到当年的刊物一样，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；虽然当此刊物出版时，我还只是一个刚刚要上学读书的孩子，但毕竟它的出世晚于我，也算是我经历过的事了。

在此合订本的178页上，刊有一篇岂明写的《草木虫鱼小引》，这是他所写《专斋随笔》的第六篇。文章开头先引明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的话，然后从“世间无一可食，亦无一可言”二语，发挥开来，阐述写文章的道理。结尾处归结云：

——话虽如此，文章还是可以写，想写，关键只在这一点，即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，自己更

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，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，认真去写一篇文章，却也未始不可，到那时候，或者说世间无一不可言，也很可以罢。只怕此事亦大难，还须得试试来看，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，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，或是不好说，只可选择一下再说，现在便姑择定了“草木虫鱼”，为什么呢？第一这是我所喜欢，第二他们也是生物，与我们很有关系，但又到底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，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。十九年旧中秋。

中国文人照例是小题大作的，香草美人都要联系到国家大事，《红楼梦》中吃完螃蟹，宝钗姑娘写有一首意存讽刺的诗，别人还称赞道：“这些小题目，原要寓大

意思，才算是大才。”由于有这样的传统，所以写的人、读的人有时都变成神经质的人了，明明是普普通通一草一木，却要把它拟人化一番，要写出微言大义来。如果有哪位说草就是草，说木就是木，并没有指桑骂槐，这样看的人就感到不满足，在字里行间，还想找出点这个或那个来，或者说好，或者说坏，比如《诗经》“关关雎鸠”的诗篇，一定要被解释作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，此纲纪之首，王化之端也”。反正原来编这首诗歌的人不知是谁，况且又是死了几千年的古人，死无对证，如何解释，也没有人分辩了。因为是“经”，就要说的特别好些，引申而又引申，那样任何说到草木虫鱼的具体文字，都可以辗转引申成为至高无上的称颂；或者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延展，变成大逆不道的诅咒了。

岂明说“草木虫鱼”，原因第一、第二之间，看似“好说”、“想说”，实际也不尽然。原因之

一是“我所喜欢”，这就大成问题，别的不喜欢，为什么单喜欢“草木虫鱼”呢？从传统的观点来评价，一顶“玩物丧志”的帽子便可轻轻地扣到头上。从新的伟大的观点来评价，最轻的评语也可以说是“无聊”、“落后”。如用最新的“经济效益”的观点看，草木虫鱼如能赚钞票，便可欢喜；如不能赚钞票，欢喜这些就是寿头，那是一切以钞票为准星的标准。因此岂明认为草木虫鱼可说的第一原因并不一定能成立，或者还待商榷。

第二原因他说草木虫鱼是生物，又是异类，既与人类有关系，却又因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这些说法如仔细思量，却有时也觉得难说。苏东坡《赤壁赋》说：“宇宙之内，物各有主，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……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……”这样就似乎告诉我们，草木虫鱼等等，也是各有其主的。所谓“打狗还要看主人”，“异类”纵然可让你随便

说它，那这些“异类”的主人也不见得让你随便乱说。当然也还有更多的无主的“草木虫鱼”，似乎可以随便说说，但能说的、说得来的、想说的、有兴趣说的，实际也并不多。视野有限，不能周游天下，也不能像神农氏那样尝百草，无法活到银杏树般的寿命，无法变成蚯蚓钻进泥土中，无法潜入海底与鲨鱼交朋友，无法像庄周那样化为蝴蝶，无法像跳蚤那样一跳超过自身高度几百倍……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，比之草木虫鱼之同为生物，究竟高明多少呢？万物之灵的人，对草木虫鱼知道又有多少呢？既不高明又无知，这样来讲说草木虫鱼，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？

有人说：“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”似乎人有感情，比草木高明得多。其实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，在某种程度上，草木似乎更守信义、有生机、顺自然，这似乎是更高超的感情。自然它不会有尔虞我诈、种种骗人欺人的

伎俩。

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”蒙庄虽然用“子非我，又安知我不知鱼之乐”驳倒惠施，实际也似乎是在玩弄诡辩哲学，他是否真知鱼，则大成问题。当一条泼刺刺的活鱼被从水里钓上来，放在砧板上，开膛破肚刮鳞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放入滚开的油锅，这时他只闻着香，馋涎欲滴了……哪里还会想到鱼乐呢？河南馆子，爱以“梁园酒家”命名，名菜是糖醋瓦块，正是蒙庄的家乡菜，难道庄子不吃鱼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正像口头上说“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”的孟轲一样，同样是假正经。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”他连熊掌都能吃，何况鱼和红烧牛肉呢？所以庄子、孟子以及其他圣人、凡人都一样。从“草木虫鱼”的立场来看人，那太可怕了，太残忍了，他们笑嘻嘻地就把草锄了、割了；木砍了、锯了；虫灭了、除了；鱼杀了，烹了……

用岂明前面的话道：“但又到底是异类，由得我们说话。”这话明称“异类”，便生杀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想想多么可怕呢！如只想着冲淡的散文是多么和平典雅，那就忽略了另一面了。当然，我这里不是针对岂明而加以批判，只是借他的话来说明一点世情而已。

如上所云：难道真像李曰华《紫桃轩杂缀》所引白石生辟谷嘿坐时回答别人提问时所说的那样吗？“世间无一可食，亦无一可言”，既无一可言，为什么还回答人两句话呢？“花如解语诚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”或者说：一言不发才是最可爱的。但鲁迅又说过：最大的轻蔑是无言。因而不言不发的人，如遇到鲁迅，那就要恼怒你是对他轻蔑了……这又要学会说天气哈哈，或跟着喊打倒以及三呼万岁等等。俗语说：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”看来人注定是要受“口”——这个不可少的五官之一之累的。奈何！奈何！

世界上哑人毕竟是极少数，大多数人父母给了一张“口”，是既能吃饭，又会说话的。“少说话，多磕头”的教训是要牢牢铭记在心的。不过“少说”，并不等于不说，说还是要说的。只不过不要认真，要讲求一点处世的艺术，讲求一点语言的艺术，这样就要注意一下该讲什么，不该讲什么，讲什么有意思，而又比较少麻烦，说来说去，又回到“草木虫鱼”上来了。

草木虫鱼可说乎？曰可说，不过也要有几个条件。比如说：草木虫鱼的范围那么大，联系那么广，知识有限，见闻有限，又如何能说得广、说得全、说得深，这也只能就有所知者说之，就有趣者说之，尽量就不会惹麻烦者说之……这样一限制，实际能说的也就不多了。

先此声明，以免贻笑于读者，是为“小引”。



【目 录】

前 言

▶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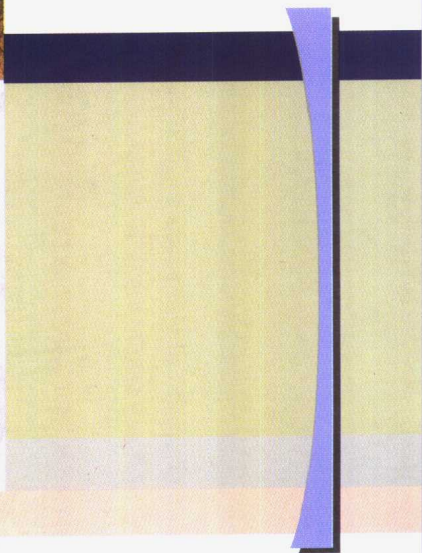
草木虫鱼知识	▶ 3	竹	▶ 76
话兰	▶ 7	树之以桑	▶ 82
荷与莲	▶ 12	梧桐	▶ 88
菊有黄花	▶ 19	银杏王	▶ 92
寒梅	▶ 24	白果树故事	▶ 96
海棠	▶ 30	古槐	▶ 100
牵牛·凤仙	▶ 35	槐阴文化	▶ 105
芍药	▶ 41	故园草木(一)	▶ 109
牡丹	▶ 45	故园草木(二)	▶ 113
茉莉	▶ 50	寒窗花草	▶ 118
桂花桂树	▶ 54	蟋蟀	▶ 122
毒草	▶ 58	斗蛐蛐·听蛐蛐	▶ 126
罂粟	▶ 62	虫趣话蜗牛	▶ 131
菸草	▶ 67	萤火虫	▶ 135
水烟·纸烟	▶ 72	蝉与蛙声	▶ 139

中国

养
植
文
化

苍蝇(一)	▶ 144	小金鱼	▶ 176
苍蝇(二)	▶ 148	鱼之乐	▶ 179
虱子(一)	▶ 151	种鱼术	▶ 183
虱子(二)	▶ 154	弄虫蚁(上)	▶ 191
龟寿	▶ 158	弄虫蚁(下)	▶ 195
蝙蝠	▶ 162	草木虫鱼文献	▶ 198
鹦鹉	▶ 166	后记	▶ 203
燕子·麻雀	▶ 171		





桃花流水鯪鱼肥 卯沁鍾父寫



●桃花流水鯪鱼肥

草木虫鱼知识

中国

养植文化

韩愈诗云：“《尔雅》注虫鱼，定非磊落人。”诗题很长，在此不必全引，只是这两句话，就似乎已看出这位文起八代之衰，以“圣人”自命的韩文公的思想状态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，总觉得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应以经邦济世为主的，总是与政治分不开的，最高的理想是王佐之才，澄清天下之志，舍此之外，似乎再无学问。扬雄所谓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”，连一些才子自命不凡的诗词歌赋都认为是“雕虫小技”，况等而下之为草木虫鱼作注释者乎？不过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圣贤之志，以及大量表面讲圣道、胸怀窃国志的“英雄”们的口头禅，而非凡人所能想象的。一般凡人，靠自己双手做工种田，或手脑并用，爬格子乞讨稿费的人的想法则是另一种的，说的更具体些，

就是更接近生活，更实际一些，也就更有情趣些。

生活是以物质为基础的，物质是自然界给予的，又是在生活中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的，没有自然界的给予，不可能有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物质；没有智慧和劳动的创造，人类也不能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，只能像动物一样向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原始物质。所以细想想，人类的学问，还是从最早认识自然一草一木开始的。因而草木虫鱼本身就是很重要复杂的学问。等到圣人们讲仁政、霸道等等大学问的时候，自然远在初步认识草木虫鱼之后了。

不过中国圣人讲大学问，却也有其独特的特征，就是不讲上帝，不讲神灵，而只讲人，或者说只讲圣人。比如说火，首先想

到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，这是《韩非子》中记载的；他是王天下的圣人。其次是祝融、阇伯，被人尊为“火祖”，享祀南岳，是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的，至于说所谓“火神”，这是因崇拜火神的波斯索罗亚斯德教的传入而流行开的，这是唐朝的事，远在燧人氏和祝融、阇伯等“火祖”之后了。至于那位偷窃上帝火种给于人间的天使，那是出于希腊神话上的外国故事，传入中国，为人所知，更是近代的事。比之于古老的燧人氏，那更是不成比例的晚生后辈了。就从此一例的分析上，也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历来相信，生活知识进而至于全民文化，最早都是人教的，而非神赐

的。谁能说中国人迷信呢？

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，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，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穡，螺祖教民养蚕缫丝……最早的圣人们似乎都是以生活的知识和手段来教民的，到了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年头以后，那情况就完全两样。那“钻木”、“构木”、“尝百草”等等，都是“草木虫鱼”的雕虫小技了。不过虽然圣人不提倡，而老百姓还是十分爱好此道的，生活的观察越来越细致，



●花卉草虫图

劳动的创造越来越辛勤，知识的积累和传授、继承也越来越丰富，这样对自然的认识和掌握也越来越深刻了。到了中国文化典籍从无到有，孕育成熟，一一问世，集大成的时代，那关于草木虫鱼的知识已经十分完备，而且载入典籍，以垂永久了。自然这是众人智慧和劳动的结晶，而非出于某一个神人、圣人的恩赐与教导。但是在众多的人中，智慧超群的人也是不断涌现的，自然他们在获得、创造这些知识中是起了更大作用的。

鲁迅曾经说过第一个懂得吃螃蟹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。其实他这个笑话想得未免简单些，因为这“第一个”恐怕是很难选出的。先民生活生存，想来是群居的多，不要说当时还没有文字纪录，纵然有，恐怕也



无法分第一第二。再有纵然找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恐怕也还是生吃的，不会蒸熟了，剥开来蘸着姜末、镇江醋，佐以绍兴老酒，悠悠然地吃。所以好多事，好多话，不细想尚可，一细想便不免有许多问题，纵然是被崇拜为“神人”的人，他们的话也还是值得推敲的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中说的好，他道：

上古之世，民食果蓏蚌蛤，腥臊恶臭，而伤腹胃，民多疾病，有圣人作，钻燧取火，以化腥臊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之曰燧人氏。

看来这位法家的话说的还是没有太大漏洞的。果蓏蚌蛤，腥臊恶臭，自然是生吃，这些或者

包括螃蟹在内，最早吃它，恐怕并非贪九雌十雄的美味，当然更并无持螯对菊的雅兴，而只是肚子饿得恐慌，捉来能吃的各种植物、动物充饥，野果、野瓜、鱼类、蟀类等等。大概懂得吃种子，还在懂吃野果、野瓜之后；懂得取火、熟食，更在此后。懂得钻燧取火，自然也是智慧出众的有心人，这就是古代的“圣人”。自然人类由因饥饿而寻找食物，由生吃而熟食；由向大地自然界寻找野生植物、动物充饥，到懂得种植谷物、饲养家畜；由单一认识动、植、矿物的区别，到分出不同大类，不同小类，单一名称，各自特征……这中间经过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十分漫长的岁月，其间不知经过多少智慧超群的有心人的仔细观察、比较研究，传授给众人，这样创造了最早的文化，也可以说是草木虫鱼、自然也包括了鸟兽的早期的知识、学问，完成了人类认识自然、利用自然、

改造自然万物的初级阶段。关于这点知识的获得过程，我想中外大概是一样的。

这种认识，又历多少世、多少劫之后，那就是花柳含情、草木生春，虫鱼亦通人性了。读近人孙宝瑄《忘山庐日记》，有一段以虫比人的文字，小有情趣，现引于后，以见人类对草木虫鱼认识的升华吧。原文如下：

以虫比人，蚕是鸿哲大儒，吐其丝纶，衣被天下。蜂为名将相，部勒有法，赏罚严明；酿花成蜜，犹之造福地方也。蝶是名士，爱花嗜酒，倜傥风流。蝉乃高人，吸风引露，抱叶孤吟。蟋蟀，闺妇也；蜻蜓江湖游食之人也；蜘蛛，土豪也；蚊蚋，马贼；蚤虫，鼠窃也；苍蝇，依附势力之小人也。螻蛄，猾胥狡吏也；臭虫，奄宦及恶丁劣役也；粪中蛆，乃纨绔子弟及持禄保位之公卿也。惟蝼蚁确是务本业安分守己之善良百姓。

试问读者，感觉他的比喻如何呢？

兰花，文人的花，小时候学写春联，写熟了“芝兰君子性，松柏古人心”这副联语，感到莲花也是君子，兰花也是君子，花中的君子似乎真不少，人中的“君子”呢？幼稚的心灵中，常常产生了这样的疑问。后来长大了，为生活，挣扎了几十年，幸而还算好，没有遭遇到更大的危险，居然活了过来，这就慢慢懂了什么是君子，什么是小人；什么是君子中的小人，什么是小人中的君子；什么是伪中伪，什么是真作假……这也就懂了以兰花比君子，似乎也真是天真的幻想了。自然界哪里有人类社会中那样的复杂呢？

香草美人以喻君子，这是屈原的创作，是《离骚经》的寄托。其实草自是草，人自是人，本是两不搭界的。《诗经》“方秉简兮”一句，在陆玕《毛诗草木鸟兽虫

鱼注疏》中说：

简即兰，香草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刈兰而华；《楚辞》曰：纫秋兰；子曰：兰当为王者香草。皆是也。其茎叶似药草泽兰，但广而长节。节中赤，高四五尺，汉诸池苑及许昌宫中皆种之，可着粉中。故天子赐诸侯萑兰，藏衣，着书中，辟白鱼也。

从这简短的注疏中，我们对古代兰花，起码有三点理解：即一兰花既是专指一种草，又是广义的香草名称。用现代植物学分类法说，就是兰科植物。而兰草、兰花又是两种东西。现代植物学中，兰草属菊科植物，而兰花才是兰科植物。自然它也是草本。二是汉代以来，兰花已是人工培养，而非野生的了。但所说“节中赤”、“高四五尺”等等，这又是指属于菊科植物的兰草，而非兰花。在这点上，陆玕说的是不

清楚的。三是强调它的除虫作用，用现在话说：是药用价值；但说来说去，是偏于芳香物质方面的。并未说到精神方面的比喻，什么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等等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道：

兰有数种：兰草、泽兰生水旁，山兰，即兰草之生山中者。兰花亦生山中，与山兰迥别。兰花生近处者，叶如麦门冬而春花；生福建者，叶如菅茅而秋花。黄山谷所谓“一干一花为兰，一干数花为蕙”者，盖因不识兰草蕙草，遂以兰花强生分别也。兰草与泽兰同类，故陆玕言“兰似泽兰，但广而长节。”《离骚》言其绿叶紫茎素枝，可缀、可佩、可藉、可膏、可浴……若夫兰花，有叶无枝，可玩而不可纫佩藉浴、秉握膏焚，故朱子《离骚辨证》言：“古之香草，必花叶俱香，而燥湿不变，故可刈佩。今之兰蕙但花香而叶乃无气，质弱易萎，不可刈佩，必非古人所指甚明。古之兰似泽兰，而蕙即今之零陵香，今之似茅而花有两种者，不知何时误也。”

●盆兰图

